

YANGHUANDIAN
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杨焕典

白庚胜 和自兴 和良辉◇主编

纳西学丛书

杨焕典◇著

民族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杨焕典，男，1931年8月生于云南丽江，纳西族。195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5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语音研究班。曾任教于广西教师进修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南宁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1985年被评为教授。历任广西师院副院长和院长、广西师院纪检会书记、广西师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政协广西区委会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工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广西师院工会主席、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广西语文学会会长。长期从事语言教学和科研工作。曾赴日本、美国、泰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论文。主要著述有：《现代汉语问答》、《现代汉语语音》、《桂林方言词汇》、《南宁语音档》、《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关于上古汉语的鼻音韵尾问题》、《纳西语中的数量词》、《论纳西语的音位系统》、《纳西语动词的时体式范畴》等。

策划编辑：罗 焰

责任编辑：千 日

“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时间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它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源于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对纳西族地区的游历……”

本书论文有：《纳西语词汇》、《纳西语语法问题研究》、《纳西人学习普通话指南》、《纳西新文字拼写规范问题》……

ISBN 978-7-105-13038-2



9 787105 130382 >

定价：32.00元
建议上架：民族学人类学

本书获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支持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 和良辉◇主编

和仕勇◇执行主编

杨焕典◇著

YANGHUANDIAN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杨焕典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焕典纳西学论集/杨焕典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11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3038 - 2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纳西族—民族文化—
中国—文集 IV. K285.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226 号

策划编辑: 罗 焰

责任编辑: 千 日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92 千字

印 张: 11.375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038 - 2 / K · 2276 (汉 126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
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
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之傲
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之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
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
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 30 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
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
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
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末，纳西
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作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

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人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

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地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麽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进而至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里，纳西学已经产生《麽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

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麽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山田胜美、君岛久子、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林向萧、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鋈、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源、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云峰、和品正、牛耕勤、木基元、木仕华、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斋滕达次郎、村井幸信、荒尾丰、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由此我们也可以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出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存在的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

中成就突出者均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仕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李有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备感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寓所

自 序	(1)
纳西语音位系统	(6)
纳西语词汇	(19)
纳西语语法	(130)
纳西语语法问题研究	(164)
纳西人学习普通话指南	(270)
纳西新文字拼写规范问题	(331)
参考书目	(345)

自序

进入 21 世纪以来，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其结果是生态环境在某些领域遭到破坏，一些物种在人们还不太注意的情况下已经惨遭消亡的厄运，有些则正在濒临灭绝。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意味着什么，已经让一些科学家担忧。他们一再发出呼吁：赶快行动起来，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这些呼吁已经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注意，他们开始采取积极措施，阻止事态继续向消极方面发展。然而，对于语言、文化方面的生存环境也正面临危险的现实却远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令人十分担忧的事情。就以语言来说，一方面，有些强势语言（如英语）在全球几乎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有些弱势语言，由于使用的人口少，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濒临灭绝。须知，语言是社会上十分宝贵的财富。人类社会创造一种语言非常不容易，在经历了艰苦的、漫长的一两百万年的创造历程后，时至今日，人类现在还在使用的语言都已经是高度发达的语言。除了一些现代社会出现的新词有差别而外，哪怕是如今还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原始部落里的居民使用的语言，都已经是高度发达的语言。它们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在交流思想方面不会碰到什么困难。这令许多语言学家非常吃惊。其实，这不难理解，在一两百万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担心的如语言在交际过程中如何消除歧义，

避免彼此误解等，早已如大浪淘沙把语言中的不合要求的棱角消磨殆净，所以，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所谓落后的语言。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中心论的政治歧见曾严重影响人们对语言的正确认识。他们把语言分成不同的等级，如说屈折语是先进的语言，孤立语是落后的语言，等等。现在这些理论早已没有市场。人们开始从语言本身认识语言，在撇开了经济发展程度等面纱以后，学者们对许多弱势语言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时，人们发现，一些弱势语言正濒临灭绝，而人们对这些语言还来不及认真调查、研究，因而对它们还知之甚少。一旦这些人类花了一两百万年工夫才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语言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不是现代人莫大的过错（或罪过）吗？因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发出呼吁：保护、抢救濒危语言。在此形势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专门召开了“濒危语言问题专家会议”。会上，一些专家指出，全球现有约6700种语言，有超过70%的弱势语言将于21世纪消失。“语言的消失不亚于一个物种的消失，对一个群体来说甚至是灾难性的。”^①因为语言之于人类社会像空气、水、土地一样是不可须臾或缺的。“语言权利属于基本人权范畴……在可能情况下，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应该加以尊重和保护。”^②

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纳西族主要居住在云南丽江等地，人口约34万。现在，由于丽江成了旅游胜地，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于是在丽江古城城区里的一些青少年，由于各种原因（如民族自卑感等）已经不会说纳西语了。这令许多关心此事的人感到忧虑。纳西语

① 孙宏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濒危语言问题专家会议》，载《中国民族语言学会通讯》2003（1-2）。

② 同①。

是否也正面临着消失的命运？答案是什么？现在恐怕还没有人能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但从发展趋势看，上述的一些有远见的人的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有些弱势语言已经在我们眼前消失。纳西语的前途如何，现在谁也说不准，但是前途堪忧已是明显的事实。我们现在能做什么？一方面，应在纳西族青少年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民族自尊心，鼓励纳西人都来说纳西语，以会说纳西语为荣，以会操双语（既会说纳西语，也会说普通话）为荣。只要纳西语还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纳西语就有生命力，就不会消失。另外，要向社会呼吁，大力加强对纳西语的调查、研究，而且把研究成果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影像、音响等）保存下来，供人们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此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推行纳西新文字，先用新文字来扫除文盲，然后再用它来进一步提高纳西人的文化、知识水平。

笔者是纳西人，1931年出生于云南丽江大研镇现文街，从小说纳西语长大，但在笔者大学毕业前对纳西语的丰富内涵知之甚少。后来看到一些描写纳西语的文章，总觉得他们所描写的不大像笔者的母语——大研镇纳西语。1955年，笔者从云南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西，正逢我国对中学语文教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原有的语文课改为“汉语、文学”两门课。这样一来，“文学”课教师过剩，而“汉语”教师奇缺。由于笔者在大三时开始对语言感兴趣，于是下大力气学好了普通话，同时也学习了一些语言学知识，所以，很自然地成了一名高校的汉语教师。1958年，笔者有幸进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的语音研究班，接受了严格的语音训练，使笔者的辨音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此，笔者在广西教“现代汉语”这门课几十年。为了把教学搞好，笔者结合学生实际，调查了不少广西的汉语方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和同行们一道初步查清了广西有六种汉语方言，即官话、平话、粤语、客家话、湘语、闽语。根据笔者和